

现代设计语言背景下的疼痛语义

刘栋

(福建农林大学, 福州 350008)

摘要: **目的** 从形态语义学的角度出发阐释了在现代设计及现代艺术中隐藏的关于疼痛文化的本体。疼痛本是一个医学的名词,但是在现代设计文化中逐渐折射出了人类在面对社会及自我的无助时的痛苦感。**方法** 首先从疼痛的文化本源进行思考研究;其次在现代设计文化造型的背后阐释了疼痛的语义,思考透过设计语言所表达的疼痛文化;最后是对现代艺术抽象文化的造型元素进行疼痛语义的分析。**结果** 虽然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原本内心的恐惧心理逐渐淡漠,但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伴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快速膨胀,人们心理内在的痛苦逐渐显现出来,并通过形态语义的层面和疼痛的视角审视当今的文化现象及设计本位,理解现代设计文化背后的心理驱动。**结论** 基于工业文明的现代文化及商业背景下的各类设计都不同程度地显现了疼痛的文化语义,从设计和艺术的角度理解疼痛的现象,透析疼痛的文化本源。设计文化中的疼痛语义学对人的心理和精神有着巨大反作用,使其成为了现代艺术及商业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命题。

关键词: 形态语义学;疼痛学;视知觉;抽象;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21)20-0408-09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21.20.051

Pain Semantics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Design Language

LIU Dong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8,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phological semantics,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noumenon of pain culture hidden in modern design and modern art. Pain is a medical term, but in the modern design culture, it gradually reflects the human suffering caused by the helplessness in the face of society and self.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studies the origin of pain culture, secondly, it reflects the meaning of pain behind the design culture modeling in modern times and explores the pain culture expressed through the design language, and finally, it analyzes the pain semantics of the modeling elements of the abstract culture of modern art.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evolution, the original inner fear of psychology has gradually faded, but never really disappeared. With the rapid expans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he inner pain of people's psychology has gradually emerged. On the morphological semantic level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in, we can examine today's cultural phenomena and design standards, and understand the psychology behind modern design culture drive. The modern culture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various designs under the commercial background all show the cultural semantics of pain in varying degrees. On this basis, the phenomenon of p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and art is explored, and the cultural origin of pain is analyzed. The pain semantics in design culture has a huge reaction to human psychology and spirit, which makes it an important cultural proposition in modern art and commercial design.

KEY WORDS: morphological semantics; pain science; visual perception; abstraction; symbolism

疼痛在医学上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生理综合的神经反应,是伤害性刺激引起的一种警告性痛觉。作为

生命机体的应激反应,疼痛本身能引起生命机体的反射性警觉^[1]。如果是基于外在肌体的过时疼痛,可以

收稿日期: 2021-07-25

基金项目: 设计形态造型研究(JAS150219)

通信作者: 刘栋(1978—),男,山东人,硕士,福建农林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品设计。

通过级别较低的疼痛来缓解精神意识的内在压力。疼痛本身是一种生理的病象，后来逐渐转化为一种视觉文化符号。在现代设计中疼痛的艺术形态语义介入了一种可以传达的痛觉，透过形态的疼痛达到缓解精神压力的功效，从而引起人们注意力的高度警觉。

艺术的疼痛感是一种基于疼痛心理的形态语义学的范畴，最早的画面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拉斯科洞窟的壁画里。画面展示了较多的受伤动物，这种造型的特征都是建立在已经被成功猎杀的动物身上。这些动物在痛苦中挣扎蜷缩，通过绘画并借助于巫术表达了人们对成功猎杀的期望和暗示，并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在这种画面中，可能巫术的含义要大于绘画本身的含义。其表达了先民盼望猎物受伤的场景能够反复出现，而生命在这种死亡中获得延续的理念。疼痛在人类的生命延续过程中承载着一定的含义和暗示，即使在今天的非洲部落里依然可以看到这样的印迹。

在当下的视觉设计形态中，疼痛感俨然呈现在设计语言中，并成为视觉形态背后的影子，现代设计中疼痛的设计心理背景更多的是警醒、隐忍和完美的破碎，以及针对具体文化现象的一种暗喻。

现代设计中的形态是一种在工业文明的驱使下远离了信仰的人们呈现在内心的一种不可名状的痛苦形态。这种形态以抽象的名义占据了文化的制高点，并在异化的心理作用下致使物质形态扭曲变形，体现了人们内心的痛苦感和面对现实的无奈。这种异乎寻常的形态就成为了人们宣泄内在情绪的艺术方式，以及获得文化趋同的审美对象。

1 疼痛语义的审美文化起源

事物总是起源于混沌的状态，从内容过渡到形式，再从形式转化成另外一种具体的内容。因此艺术形态的最初应该是一种消失了内容的形式，或者是一种具体的内容。那么最早的艺术形态可能是怎样的具体内容或是形式呢？

1.1 巫术将原始狩猎转化成疼痛文化

原始先民面对残酷的自然条件要生活下去，那么生存是第一位的，战胜自然并获得生活资料，这是生存的第一要义^[2]，当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获得生活不可或缺的食物而存在的。

在早期的洞窟壁画中绘制的动物形象有一部分是受伤的，这些受伤的动物蜷缩在地上，完全处于痛苦的挣扎中，已经失去了逃跑的能力，很显然这是一场成功的狩猎场景。虽然未知当时的先民是出于怎样的动机绘制的这些图形，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图形本身存在的意义一定与他们的生存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的存在是建立在动物的痛苦之上的，这不是严谨意义上的一幅画，却可以说是一场疼痛的再现。也许就是这样的动机产生了后来真正意义上的巫术。将这个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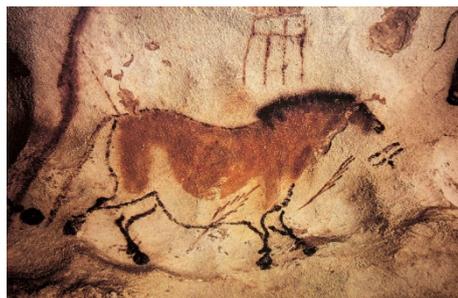


图 1 阿尔塔米拉洞窟壁画
Fig.1 Mural of altamira cave



图 2 非洲努尔人的纹面
Fig.2 The grain surface of the Nuer in Africa

景复现在洞窟的石壁上希望这种疼痛不断显现在自己的生命中，生存与疼痛之间从此建立了一种心理上的联系。这种巫术含义的疼痛现象最终决定了人类的生存与繁衍，疼痛的语义首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出现在了巫术里面。

疼痛即存在，存在即疼痛。

存在即建立于非我之上的痛苦^[3]。

艺术的概念在远古时期最为接近的可能是巫术的形态。也许艺术本身就是巫术演变而来的，艺术当中应该包含有巫术的成分。巫术在当时远比今天指的艺术内涵要复杂的多，巫术中包含的行为、情感、呼喊、舞蹈，以及相应的纹饰，都伴随着岁月逐渐成为一个部族或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意识和精神内涵的象征，见图 1。

另一方面原始先民要生存下去就要战胜恐惧，恐惧是面对所有未知的心理统称。在当时生产力水平非常低的情况下，原始人是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的，当时战胜恐惧无法依靠科学只能借助被称为巫术的仪式，这是一种手舞足蹈、念念有词、在轻重缓急的颤抖中进入的“人神同体”的冥宁状态。通过自己的虚拟感观，在想象和幻想中，人类获得了第二个存在的意识空间——精神空间。想象促进了大脑的发育，但人们无法摆脱超越自然的想象，即使是冥冥之中掌控了自己命运的“神灵”也是有七情六欲的。巫术的仪式中总是包含着杀生的祭祀行为，因此在部分巫术仪式里可能包含着疼痛的存在，疼痛成为了仪式的一个有效的组成成分，甚至有可能是最核心的部分，见图 2。

1.2 疼痛文化成功转化成人类的审美心理

作为最复杂的情感组合——巫术,逐渐在历史的进程中变成了一种人类文化的审美心理。饱含在其中的艺术的成分应该是今天认可的壁画部分的形态,而包含在祭祀的巫术仪式中和壁画受伤的动物中的痛苦与死亡的疼痛现象却成为了疼痛语义的文化起源。因此艺术的缘起本身包含着疼痛,部分祭祀性质的巫术其核心可能是极度痛苦的死亡行为^[4],因为在人类部族的兼并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残忍的行为。即使今天非洲的一些原始部落族人如苏丹的努尔人、肯尼亚的卡拉莫乔人,还有埃塞俄比亚的卡洛人等都会在男性和女性成长到一定的年龄后进行一种痕刻的仪式,即在身体的不同的部位用刀片纹身,这个过程充满了极度的痛苦,但是当地人认为这样的伤痕会让女人变得更加性感,男人变得更加成熟,见图3。

疼痛从此成为了一种文化的象征,审美行为的背后成为了一种疼痛的隐忍。

疼痛在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中从来没有缺席过,仪礼性质的活人献祭是玛雅社会基本的巫术仪式,被视为土地肥沃的保证,以及对神祇虔敬心意的表达,如果忽略仪式,则会引发世界失序与混乱。抽取人的血液被认为可以滋养神祇,是达成和神祇沟通不可或缺的部分,作为玛雅人和神祇中介的玛雅统治者,同样要经历仪式性质的放血和苦刑折磨。

疼痛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一直存在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使在当代的文化现象中也不是田园牧歌的进程。疼痛已然成为了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一记伤疤,不再是单纯的医学词汇,而在文化的领域里逐渐显现了疼痛的心理学含义,成为了美学所追随的一个方向。

人类对死亡充满了恐惧和敬畏,将疼痛的折磨施加在战争失败的一方或者是被俘的奴隶身上,甚至也有可能是被残害的动物身上,将他们杀死并进行献祭。其本质是人们对自然现象无法进行合理解释而采取的尊重和臣服,并希望得到神灵的佑护。人们在经



图3 非洲原始部落的纹身

Fig.3 Tattoos of primitive tribes in Africa

历了自身或是它身的痛苦之后,内心获得的是一种豁然释罪感,并认为会为自己重生带来机会。

文化的审美历史源头就隐藏在疼痛的背后,在不断发生转化的同时,疼痛的体验与释怀是人类文明得以进化的体温计^[5]。文明的进步建立在战争的基础上,而战争则是建立在极大痛苦之上的,即使今天也依然可以在古老的宗教中看到通过对自己身体的痛苦折磨而获得最大的释罪感和祈福的现象。人类整个的文明史似乎是伴随着痛苦产生的,疼痛自始至终都在自我和非我的躯体里隐忍着,并贯穿了生命的全部。也许疼痛是生命至深的表情。

艺术的诞生虽不是痛苦的全部,但却是疼痛的最美外衣。

巫术是基于非科学的精神意识而存在的,在巫术中虚构了主宰性的神灵或是魔鬼。付诸想象的思考行为逐渐演变成了具有一定约束意识的审美心理,这种来源于巫术的审美心理一旦形成就对相应的族群产生了一定的约束性,在这样的情感意识下产生了最原始、最朴素的巫术观念。这种巫术观念中夹杂着原始的审美意识,这种观念可以反作用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正是这样的审美观念在人类后期的进化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了艺术行为。因此艺术本身应该是作用于生活和生产的文化行为,艺术的存在是为了满足肉体 and 灵魂的双重饥饿^[6]。艺术更多的是透过现象来透视生活,因此说艺术来源于生活的现象,更多的表达了人类对生存的顽强意志,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盼^[7]。

巫术是艺术最直接的来源,是今天所有文化行为的根源。巫术与机体通过疼痛获得共生,生命在疼痛的文化意义上存在着,因此疼痛具备了最早的形态语义学的含义,成为了人类最深刻、最切肤的审美心理。

2 现代设计中体现的疼痛语义

当下的设计生态不断呈现了高压的态势,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处境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社会的超高速发展给精神带来了极大的适应难度。社会再一次将人的存在问题摆在世人面前,每个人都不断处在狩猎与被狩猎的边缘,生命内在的痛楚感在内心不停澎湃着。生存困难带来的内心痛苦感潜在地成为了设计中的一种文化现象,疼痛下的设计和设计中的疼痛就成为了当下的设计暗示,见图4。

人们在当代的设计文化现象中追求精神的释怀。为了逃避现代艺术的抽象,回归人类的精神关怀,为生命提供一个喘息的机会,人们在建筑设计和平面设计等各个设计领域中都在寻求精神的缝隙,不断鼓足勇气冲入人群,内心却极力想逃离,人们的精神在进与退的矛盾里撕裂着,在扛起和放下间痛苦抉择着。

潜在隐忍的疼痛就这样成为了现代设计中的一个不言自明的文化主题。



图 4 尔戈·马蒂斯的海报
Fig.4 Holger Matthies poster

疼痛首先是痛苦的主题暗示，将疼痛体现在设计文化中，根据所要反映的主题将疼痛的文化含义显现出来，这种文化形态的显现首先就是形态语义学的范畴，例如断裂、伤痕、破碎、流血、死亡、变形、扭曲等都是在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之后产生的心理形态，而自然形态在注入情感之后刷新了人的审美逻辑，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美的感受其实是一种情感经历的趋同感，当内心的审美习惯一旦被趋同感所唤醒，就会给人带来一种精神上的认可，从而达到设计以及艺术上的感染力，见表 1。

艺术美的本质是想象，一旦缺失了想象力人和机器就没什么区别^[8]。设计不是借助艺术品来传达观念，而是通过商品来传达内在的文化和精神内涵。哲学表达的是思想，诗歌表达的是情感^[9]，艺术或者设

计表达更多的是感受。感觉上的不舒适情感中最强烈的莫过于疼痛，因此在不同的专业背景下，针对区别的设计主题，疼痛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成为了在设计中需要认真对待和高度关注的设计对象。人们最大可能地表达了自己最强烈的感受，在形态与情感之间建立了异质同构的现象。设计中的疼痛现象并不是恶意的损毁，更多的是善意的提醒，或者是借助较低级别的疼痛达到设计友善的目的。

设计中的疼痛并不雷同于医学上肌体捕获的危机信号，更多的是借助疼痛感的形态所带来的想象和联想来建立对事物的认知方式和认知深度。

这种视觉上的疼痛感不同于真实的疼痛，也不会带来任何精神和肉体的损伤，但是却可以给人头脑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带来强烈的视知觉体验。疼痛的背后是悲剧的情节想象，人们可以听到作品里传来的呐喊、求救、哀嚎、断裂等相应的声响^[10]。这里面包含的是一种面对死亡的恐惧意识，生命的回音是内心深处对生存的渴望和共鸣，生命在疼痛里延续着、隐忍着，这是生命最真实的伟大，见图 5。疼痛是存在的血液，而佛的一切智慧都是在思考如何解决内心的这种痛苦，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人生的一切问题都将不再是问题。佛将所有的痛苦归结为人的欲望，只有去除人心理和生理的欲望，人们才将变得真正强大。佛将生命意识之外的所有事物都看成是一种负担，甚至生命的肉体都是一种多余的成分。佛之文化是将生命意识之外的所有都驱离。传统文化中的“道学”在面对现实的痛苦时采取了一种类似逃避的态度，面对残酷的现实归隐山间，不管是田园还是山水，

表 1 疼痛的级别划分与形态语义的关联性
Tab.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in levels and morphological semantics

级别	形态语义图例	级别	形态语义图例
1 级 轻微疼痛		3 级 重度疼痛	
2 级 中度疼痛		4 级 剧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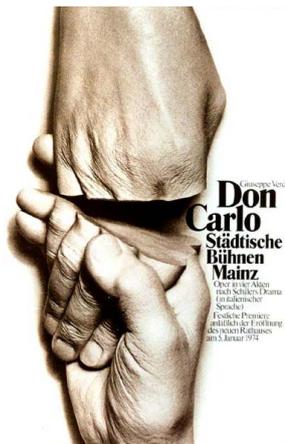


图5 霍尔戈·马蒂斯的海报
Fig.5 Holger Matthies poster

都是一种将生命寄予自然、远离社会，让生命在自然的状态里寻找到最平衡的美。“儒学”在面对生存的痛苦时提出了隐忍和克己复礼的文化体系，也成为了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哲学。

疼痛是生命的本质特征也是人类生存的最大困惑，如何在生命中树立面对痛苦的态度，成为了一个人最基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在具体的设计中体现出疼痛感的含义和形态是对生命的最好体现，这在最大程度上给予了设计本身以生命的含义。具有疼痛感的形态是真正饱含生命的形态，这是在通过艺术的手段产生精神世界的真正语言。真正的艺术语言是可以流血的。

3 现代抽象元素的疼痛语义

现代设计中关于形态的理解和形态背后语义学的阐释往往在现代文化中是构筑在抽象造型元素的基础上形成的。构成艺术的抽象元素在早期的文化中并没有被给予过多的文化情感，只是对自然形态逻辑理性的图形认知^[11]，并且点、线、面只是关注形态的抽象含义，并没有关注形态的表情细节及情感的关联性。在现代设计中，造型元素本身在围绕设计展开的同时，更多开始关注设计传达的情感意义。设计原本符号的含义开始逐渐隐退，而设计表层的形象语言被拓展为具象、抽象、和意象的空间混合，形体在更加多维的角度延伸。痛觉意识的存在使现代设计中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审美知觉，任何设计造型都可以转化成一种情觉感知的载体。

抽象元素的情感认知和形态语义成为了理解现代艺术和设计最基本的方式。

3.1 点的疼痛语义

点元素在现代设计中最抽象的艺术形态。

首先，点本身是一种离去的造型，离去本身就会带来空旷的孤独感，点本身的含义是在去除所有视觉



图6 卢齐欧·封塔纳《铅黄》，布面油画，1951年
Fig.6 LUZIO "Fontana "Lead Yellow", oil on canvas, 1951

细节情境下呈现出的最核心的存在形式，因此点的疼痛语义在于其本质的存在。对抵达核心抽象的理解，这种存在只是理论概念的存在，事实上并不具有概念性的点。任何点都是有具体的形态和表情的。那么对于最抽象的概念性点的理解是一种情感上的疏离，也是一种孤独的文化语义，见图6。

其次，点的视觉张力是向心的，而分布周围的空间给予了点内敛和寂静。点周围的空间是虚空、荒芜的，因此虽然点本身的生命力是孤独艰难的，但却也是顽强的。点以寂静的力量与周遭的空间在抵抗中取得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两者之间更像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之间的等同关系。从视知觉的角度来理解，点在空间中的立场是空间施加给点的一种向心的外在压力，而点给予了空间一种反向的抵抗力。虽然在视觉上是处于平衡的等力状态，但是由于空间在面积上占据了巨大的绝对优势，所以点在形态上始终是处于被动的受力状态，因此点具有一种向心的无奈和被动的受压状态。如果点停留的位置是位于边缘，此时从视知觉的角度分析点呈现的是一种离心的视觉立场，因此点就会有一种悄然离开画面的悲情主义，更加说明此时点是处于自卑的情感状态，见表2。

最后点元素是在所有的造型元素中最没有表情的元素，相比其他完全是抽象的造型元素，像是沉默的背影、暗淡的烛光、逝去的记忆和随空飘落的灰烬，像是寂寥的空间里默默守候的宁静，又像是可以燎原的星火，或是跳动的音符，随时可以产生恢弘的篇章。点是困顿在自我世界里的精灵，生命在这里诞生也在这里寂灭^[12]。

点似乎对一切保持沉默，只有一个回音敲击着寂静，提示着“我在这里”。

点抛弃了所有的浮华，在一个纯净的空间里自我静修，这就是点的静默。

3.2 线的疼痛语义

线的元素一般是浪漫悠扬的，线的形态语义一般也都是美好的。然而一些较粗的短线带有些许的不适感，而带有锐角转折的线饱含着强烈的痛苦感。如果线是具有节奏感的，那么规律性弯曲也带有强烈的痛

表 2 点的特征与形态语义学的关联

Tab.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ints and the morphological semantics of points

点的位置			点的大小			点的形状		点的疏密	
中心的位置	平衡的视觉中心	靠近边缘	大点	中点	小点	规则	不规则	分布均匀(有规律)	分布不均匀(无规律)
点居于物理中心体现的是傲慢和自大的视觉感受	点居于视觉中心是黄金分割点的位置,这时候的视觉美感最好	点越靠近边缘越具有自卑逃离的痛苦含义	点越大越是背离点的含义进入一种含混的状态,从而失去点的安静和沉默感	合适的点能够在中性的表现出点的特性的同时,稳定画面的视觉语言,点的边缘越是无规则越是具有疼痛的含义	小点由于过小只是表达点的位置概念,失去点的表情特征,点越小就越具有疏离而出现疼痛的含义	点越是接近几何图形,其视觉形态就越接近完美的视觉感受	点的边缘越是无规则越是具有疼痛的含义	规律点具有严谨的机械美学中的冷酷无情的特点	点的疏密越是不均匀、无规律,越具有痛苦的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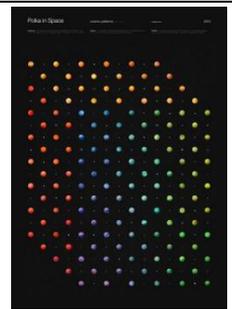
远离中心的点的存在是一种文化的谦卑



点存在的价值是在介入虚空



如果几何图形是美的极致,那么自由图形就是美的真实



抽象是工业文明的产儿

苦感。形态的语义其本质在人,在于人本身的联想和想象,并不在于物体本身,每个人对疼痛的认识也各有不同。

线是抽象造型元素中最富有表现力的造型元素,线的波折起伏都体现了一种情感的律动,像是一首歌撩动着空气的紧张和舒松。疼痛的线条是断裂和颤抖的或者是波折的,一条断裂的线条就像人糟糕的心情一样,原本美好的事物破碎了一地。一条波折的线条让人们感受到了前进的艰难,一种被压迫和步履维艰的痛苦感受透露了出来。流畅的线条会带来和谐的感受,那么断折的线条则会给人完全相反的难耐感,见图 7。

线的语言在运动中体现了自身的存在价值,其具备单向维度的运动,这种运动在视觉方面具有很强的视线引导功能和作用,借助这种运动的连贯性和引导性,使空间有了一定的愉悦性和节奏感。然而如果线条是经过艺术处理的表情特征,同样可以给人带来痛苦的视觉感受。

决定线的视觉感受的是线的宽度、线的行进方向及其外在表情特征。由于线的单纯性,线在行进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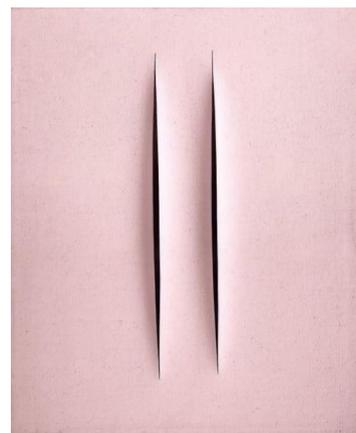


图 7 卢齐欧·封塔纳《空间概念之期待》
Fig.7 Lucio Fontana "Concetto spaziale, Attese"

程中总是脆弱和易受伤的,透过单纯的情感可以感受到线的情绪变化、线的细腻与粗犷、线的平静与压抑、线的挣扎与不安,以及线的痛苦与酸楚,这些都可以透过线的形态感受到,见表 3。生命的意义在于线性的延续和终止,线本身的单纯特征总是给人女性的特点,线的娇小柔弱能够引起更多人内心的悲悯,就像

表3 线的特性与形态语义学的关联性
 Tab.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nes and the morphological semantics of lines

线的粗细				线的转折与起伏			线的排列		线的方向			
细线	粗线	粗细不均匀	粗细均匀	锐角	直角	钝角	舒缓的起伏	紧致或是自由规律	无规律或是对比强烈	一致统一	自由多角度	
细线给人的感受是细腻、委婉、女性柔美的感觉，是冷色调的、凄婉的美。	粗线是刚硬的、男性线条，是壮烈的、痛苦的美。	布局均匀的线条是一种和谐的美。	不均匀的线条具有一种粗犷、不羁和凌乱的苦楚。	锐角是最易被人伤害也最容易伤害到别人的造型，是一种脆弱的、尖刻的中度疼痛。	直角是一种中性的存在，稳定的转折，一根线在这里变成两根线，此处线条互相不协调，是一种轻微的疼痛。	钝角是一种难以掩盖的钝痛，是重度的疼痛。	舒缓的起伏是柔美的、不具有痛感。	规律的排列带来的是和谐、精准的美，不具有痛感。	排列规律、凌乱的是具有中度疼痛感的存在形式。	统一是一种顺从的形式，不具备痛感。	方向不规则的排列则带来中度疼痛的感觉。	
												

悲剧能够激起更多人内心的怜悯一样，一段悲情痛苦的线条在于线条本身的断续、线的起承转合。痛苦的线条说明线条本身遭受了巨大的外在创伤，体现在形体上的严重变形，甚至无法清晰辨别线条的组织关系和基本形态。线无法保持或是继续延续该有的气质和文化现象，而是在受到冲击之后的严重变形占据了造型空间，线条从此变得不再柔美而是植入了一种更加复杂、更加真实的现实情感。

3.3 面的疼痛语义

面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其疼痛感在于人如何将自我的痛苦感受施加在平面上，通过面将人的疼痛感体现出来，这种平面的形态便带有了疼痛的情感痕迹，痛苦中的抓痕感觉透过面可以表现出疼痛感。通过皱褶可以体现心情的烦躁，而平整的面给人的感觉却是舒适平静和安详，并潜藏无穷的力量，见表4。

面有自由的曲面和几何面之分，面的形态语义取决于面的边缘形状，圆润的边缘会给人美好的视觉感受，而刚硬尖锐的多边形给人一种坚韧疼痛的视觉感受。因此对于面而言，面的边缘几乎就是表情语言的全部，在占据绝对面积的同时注重面的边缘，就可以建立面的形态语义。

几何图形的面，给人的视觉感受是完整、清新、美好的。几何面是一种最基本稳定的视觉形态，是一种唯美的逻辑图形，也是面的疼痛语义的对立图形。因此建立疼痛的形态造型就要不断背离几何造型的图形，形态要具有大量的不稳定性与过多的变化性特点，以及与周边之间的图形构成强烈的对比关系，而一旦对比强烈就可以构成相对不稳定的关系。而稳定性越差的图形画面的疼痛感也就会越强烈。

面的表情还取决于面的质感，平滑的面给人的感觉是舒适、美好的，但是夹杂着质感的面就可以将人的情感体现出来。一个被力量抓划过的面给人的感觉是痛苦的，一个被时间污秽过的面同样给人的感觉是伤感的，相反一个光泽、干净的面给人的却是美好、欣喜的感觉，因此面的质感是面的一个重要的表情特征。

面如何承担情感的依托在于如何将情感的形式赋予在面上，这是除了文字绘画之外的一种人类心理状态的表达方式。思维的表现依靠逻辑推理，形式美感的表现通过对比与调和，内在心理情绪的表现在于什么呢？在于将积蓄在内心的情绪借助外在的媒介瞬间宣泄出来，此时的形态深刻地记录下通过肢体语言所反应的内在心理情绪，更多体现了潜意识的表达形式和方式。

表 4 面的特性与形态语义的关联性
Tab.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eatures of faces and morphological semantics

面的形状			面的质感		面与面的关系			面的色彩				
几何	多边形	自由	光滑	粗糙	接触	叠加	远离	冷色	暖色	黑白		
几何的面主要是三原型的面，三角形和方形都有适度的疼痛感，唯独圆形没有疼痛感			光滑的质感不具有疼痛的感觉，而是一种喜悦的快感，但是光滑的表面有一种疏离感		粗糙的质感，具有疼痛的刺痛感，是一种轻微的疼痛，这取决于表面的粗糙程度		接触的面具有强烈的不稳定性，也是一种危机的表现			叠加的面在取消了不稳定感之后具有对比的协调与否定的感觉		
多边形是一种具有中度疼痛感的面			自由的曲面取决于膨胀带来的还是压缩带来的疼痛感觉		远离的面是痛苦的消失			冷色具有一种疏远的冰冷感，也是一种轻微的疼痛感			暖色一旦表现得过于强烈会有灼热的不适感	
								黑白是一种稳定舒适的感觉				



愤怒之下将纸张揉皱并随之丢弃，这是将一个人的内在情绪在不顾及任何形态的情况下瞬间宣泄，褶皱的纸张潜藏了糟糕的情绪。将内在的痛苦转嫁给了纸张，此时纸张的形态就是痛苦最好的表现，也是痛苦最准确的记录方式。

点、线、面是抽象的造型元素和现代艺术的造型手法，是基于工业文明的文化形态，是人们在弃置了宗教之后的一种类宗教的替代文化，也是以美学替代宗教的文化起点，而抽象的美具有介于自然和人性之间交互的文化共性，是一种要借助于想象和联想才能达到彼岸的非具象的文明形态。有人说构成艺术来源于对现实的恐惧，那么点、线、面就成为了基于现实恐惧的表现方式，将恐惧之下的痛苦隐藏在无表情的现实之下，这就是现代的生活和现代的艺术真实^[13]，也是早期人们难于接受的一种非现实的文化形态。

“格式塔心理学”提出了认知的完整性理论。人类的认知行为是通过完形—结构—组织，以及人的知觉切入的整体认知行为，任何一个单方面割裂的认知行为都是不全面、不准确的。因此人的因素就成为了重要的知觉因素，没有人类情感的介入无法形成健全的认识行为。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认知艺术和设计现象，主要在于设计及艺术本身是一种社会的整合行为而不是单方面的认知。设计疼痛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设计心理学的作用。疼痛对艺术而言是一个边缘性的研究，而

艺术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上将逐渐靠近心理学。在当下的设计现象学中也以研究人在设计中情感的介入为主，将人的情感放置在设计之初进行思考。设计归根结底是为人而进行的，设计的终极目的是为人服务的，而艺术疼痛学的研究就是将人类情感中的痛觉认知放置在艺术和设计中进行深入研究的一个知识体系。

4 结语

无论科学怎样进步，相对于整个宇宙来说人类所拥有的知识还远远不足，恐惧始终潜藏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一种隐于内心的痛苦会施加给自己和他人，而这种面对未知的痛苦会伴随着科学的探索与日俱增。疼痛在不断提醒着人们的无知及生命深处的恐惧，也许生命真正的意义就在于不断的感受疼痛。只有不间断疼痛才可以提醒人们现实中真实的存在和存在的意义。文化的存在首先是基于生命机体的存在，疼痛就是肌体反射给文化的神经冲动。在现代和设计领域里的疼痛的思考和表现成为了后现代文化中最基本的情感形式和现象学的重要范畴，艺术与设计就是被刺痛的肌肤，也是一种可以透过疼痛感受来释放灵魂的方式。现代艺术和现代设计中的疼痛文化从侧面反映了当代人的审美心理，以及赋予设计与艺术以生命真实的文化形态。

参考文献:

- [1] 艾登斌, 谢平, 许慧. 简明疼痛学[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AI Deng-bin, XIE Ping, XU Hui. Concise Pain[M]. Beijing: People's Health Press, 2016.
- [2] 萧靖. 走出文化洞窟[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XIAO Jing. Going out of Cultural Caves[M].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3.
- [3] 段炼. 符号的救赎从图像到事件—半柯·鲍尔符号分析的理论世界[J]. 文艺研究, 2012(8):123-133.
DUAN Lian. Symbol Redemption from Image to Event: the Theoretical World of Semike Bauer's Symbol Analysis[J]. Literary Research, 2012(8):123-133.
- [4] 罗伯特·克雷. 设计之美[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1.
CLAY R. The Beauty of Design[M]. Shandong: Shandong Pictorial Press, 2011.
- [5] 伊莱恩·格里芬. 设计准则[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4.
GRIFFIN E Design Criteria[M]. Jinan: Shandong Pictorial Press, 2014.
- [6] 孙晓娜. 康定斯基抽象艺术理论及其对现代设计理念的影响[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7.
SUN Xiao-na. Kandinsky's Abstract Art Theory and Its Influence on Modern Design Concept[D].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2017.
- [7] 布莱恩·劳森. 设计思维—建筑设计过程解析[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7.
LAWSON B R. Design Thinking Analysis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Process by Brian Lawson[M]. Beij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ess, 2007.
- [8] 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ZHANG Dai-nian. Outline of Chinese Philosophy[M].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15.
- [9] 莫·卡冈. 艺术形态学[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6.
KAGAN M. Art Morphology[M]. Shanghai: Xuelin Press, 1986.
- [10] 海因里希·沃尔夫林. 艺术风格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WOLFLIN H, Art Style[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1] 潘诺夫斯基. 视觉艺术的含义[M]. 辽宁: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PANOVSKY E, The Meaning of Visual Art[M]. Liaoning: Liaon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7.
- [12] 约翰·拉塞尔. 现代艺术的意义[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RUSSELL J, The Meaning of Modern Art[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13] 康定斯基. 康定斯基论点线面[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KANDINSKY W. Line and Surface of Kandinsky's Arguments[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2.